

爱默生散文精选

蒲 隆 编选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世界散文八大家

柳鸣九 主编



Ralph Waldo Emerson

爱默生

散文精选

蒲隆 编选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默生散文精选 / 柳鸣九主编; 蒲隆编选.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 5

(世界散文八大家)

ISBN 978-7-5507-0909-6

I. ①爱… II. ①柳… ②蒲… III. ①散文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7944号

爱默生散文精选

AIMOSHENG SANWEN JINGXUAN

出品人 陈新亮
责任编辑 曾韬荔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深圳斯迈设计
Smart 0755-83144228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 (批发) 83460397 (邮购)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3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 柳鸣九

“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是这些年来已经出版过的多种世界散文选中，较为别具一格、多少另有新意的一种。其新意就在于编选成集的角度不像过去一些选本那样是以国别分集，而是以作家个人成集。其作家总数，则不多不少，恰好是八位。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数字文化：八仙过海、唐宋散文八大家、武学八大金刚，甚至烹调术中的八珍丸子……都是古已有之。正是出于这种沿用传统的意识，深圳海天出版社前几年请季羨林先生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出版后颇获成功，现在余兴未尽，又约请我主编这套“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以期构成他们散文出版中的“双璧”。这便是这一套书的来由。

世界散文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各国的散文文库也有其客观的存量，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与好恶为转移。如何选？选多少？是取其六，还是取其八？都不是一个绝对真理问题。而选这一些，不选那一些，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本套书所选的这八位，我只能说是根据我个人对世界散文历史的认知，选取了我心目中较有影响、较有广泛声誉者。而在思想艺术风格上，则选取了较大程度上投合更广泛读者的口味者——也就是说，力求避免过于保守或过于前卫。这种选法实不敢期望能获得所有行家知者一致赞同，至于这

八位散文家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风格，已分别由各卷的编选者加以论述，就用不着我再赘述了。

倒是有一个问题，这里必须着重加以说明，那就是：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因为，凡读论散文者，凡编选散文集者，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只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阅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至少也起着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阅读者的散文理念、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源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以及我周围人群的经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在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上，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传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园林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练，通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所以，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

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也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

现在，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里士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其用于人类各种活动中不外记事、论说与歌咏等各种形式，并由此自然而然地讲究到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以及修辞学的运用，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那么它们离散文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散文无关的——好像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就很容易可以上升到散文的范畴：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便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便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便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一张写得很讲究的公文告示，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也不过是写得义正词严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的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世界里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世界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

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做基础，小说与戏剧这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这些殿堂里俯首可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而散文的写作则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人际关系及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辨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皆可成为散文佳品。

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化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去，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为散文，又称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可说是构成了散文王国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

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形象性、堪称经典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意。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散文的研究、梳理、编选、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选本序：曾被抛弃却依然永恒的精神领袖

◎ 脱剑鸣

—

爱默生在美国名气大得惊人，读者却少得可怜。这个矛盾的起因一方面在于爱默生本人，另一方面在于学术界难于把握对爱默生的定位，即，在把他确立为什么“家”的问题上模棱两可。文学家、作家、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等，这些惯常用于爱默生的帽子都不能准确概括他的创作。爱默生自称诗人，也是因为他借用了诗人（poet）这个词的希腊文原意——“创造者”，与我们普通读者理解中的诗人完全不同。我们赞同乔治·桑塔亚纳对爱默生的定位：宗教导师，或者较宽泛地说，精神领袖。桑塔亚纳说过：“爱默生没有将哲学变成宗教，而是用哲学的话语阐述宗教。”这个观点会招致宗教界的反对。基督教神学院的课程设置当中没有爱默生的任何内容，我们所接触到的教会人士（有些颇有学识）不会将他视为兄弟。若放在500年前，他没准还会被打成异端。那么，为什么要把他视作宗教导师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一段历史。

爱默生长于新英格兰一位论派的环境中。一位论（Unitarianism）针对三位一体，是深受18世纪理性主义影响的一个极端自由化的教派，一位论派在理性的旗帜下攻击加尔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加尔文关

于“人生来堕落”的论点在他们看来是“可恶至极”的教条。当然，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一位论者也同意人类救赎中神启的作用，但是他们更强调神启必须依赖于理性的制约。加尔文派的一则至关重要的信条是无条件顺从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一位论派则为了理性不得不彻底抛弃这一点。貌似不可思议，却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是，一位论这个“理性宗教”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也频繁地遭到挑战，挑战者依然打着理性的旗号。换句话说，当年一位论者以理性为借口反对加尔文主义，现在也是同一个理性被用作武器开始动摇一位论者的根基。这个“理性非宗教”反过来动摇了理性本身的权威。爱默生出道不久就发现自己遇上了劲敌——信仰缺失的威胁。其实这个现象不是美国特有的，在欧洲，从歌德到卡莱尔都认为18世纪的理性社会是被科学的因果律所禁锢的“死亡世界”。物质主义，或者科学精神，竟然与加尔文的宿命论殊途同归：这个世界的运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我们把这个力量叫作“命运”，还是“自然规律”，其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人不再拥有自由。这样，宗教似乎走到了尽头。然而，这也正是爱默生起步的地方。他要在这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解决自由的问题，或者说，他要教导人们在这个没有自由的环境里“假装”自由地生活，这种“假装”行为，在他看来就是回归宗教。柯勒律治说过类似的话，“我所生存的世界原本是另一个世界，只是它还没有到来。”

这样，爱默生要求回归的宗教其实远非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他的信仰的基础是上帝的“另一个世界”和他自己的直觉所能提供给他的自由，传统基督教的神启观和历次被用作武器的理性在他的信仰中都显得无足轻重。“信仰本身就是明证”，神并不只是包含在人的灵魂中，人的灵魂就是神。爱默生的这一发现为人的生命增加了一个维度，从而让我们认识到一切个人的存在都是普世的，而一切普世的存在归根结底都是“生命行为”。这一发现也顺理成章地引向爱默生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自助”。既然神就是人的灵魂，那么宗教信仰就只能依赖自己的灵魂了。爱默生的自助观，连同他从小养成的独立精神，同时受到来自两个对立阵营的批判。正统基督徒认为，自助的基础是人的理性，而人的理性是靠不住的，因此这种自助永远都是“虚妄”。科学至上的现实派则认为，爱默生的自助的基础是直

觉，直觉是缺乏科学依据的纯内心活动，因此这种自助无异于“盲目乐观”。但鉴于爱默生巨大的威望，后世两大阵营都不舍得轻易放弃他，结果就是将自助的概念世俗化，即爱默生的 **self-reliance** 被变成了 **DIY**。精神领袖被抛弃，他的概念被歪曲利用。

爱默生在强调人的灵魂就是神的同时，又提出了“超灵”的概念。“超灵”不是所有个体灵魂的总和，也不是统领所有个体灵魂的 **CEO**，它是一种超越个体，但同时又能为个体体验到的秩序。像他的“自助”一样，“超灵”也受到两种力量的夹击。无神论者要么不理解这一概念，要么将其等同于“自然规律”；基督徒则认为“超灵”就是无神论的变种。我们知道，爱默生受东方哲学影响颇深，他的“超灵”很类似于“佛”或者“道”，从宗教角度讲是万物本源，从世俗角度讲是终极理想。其实，有学者指出，爱默生的 **Oversoul** 一词实际上是梵语中的 **Paramatman** 一词的转译，**param** 即至高无上，**atman** 则是灵魂。用东方的哲学、宗教概念来印证爱默生的“超灵”应该也是有根有据的。关键问题是，爱默生为什么要给已经很完备的基督教神学体系引入一个陌生的术语？他为什么不能像历史上的神学家一样在“神”这个字上做做文章？通读他的作品，尤其是《自然》和几篇演说词，我们发现，爱默生是位“野心勃勃”的人物。他所要成就的与 2000 年前耶稣所成就的一脉相承：耶稣发现了犹太教的堕落，却以犹太教改革者的姿态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宗教，爱默生也发现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不仅不能开启人的灵魂，却在窒息人的灵魂，耶稣本应该是人类的朋友，现在却被变成了人类的敌人、压迫者。但同时他又说，一个民族失去崇拜的能力是一大灾难，人应该有所敬拜，但不是去教堂，而是“步入草原，登上小舟”。显然，爱默生是企图以基督教改革者的姿态创造一个全新的宗教。然而时不济人。爱默生不仅仅是鸡蛋碰石头，还是一颗鸡蛋碰两块石头（基督教与科学）。在当时的确有热血追随者，但瞬间便被抛弃。马修·阿诺德说“爱默生很难敲响我的心弦”，也不难理解了。

理解了“超灵”，我们再回头看看“自助”。尽管爱默生说每一个灵魂都是上帝，但他并不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备这个本领。光讲“自助”是很肤浅的，必须明白这个“自”到底是什么。爱默生认为

这个“自”应该是我们在不停地创造的一样东西，用尼采的话说，这个“自”不是自古就有、恒久不变的，而是“它所变成的现在这个样子”。这样看来，爱默生推翻基督教神本位的动机就昭然若揭了，教会不把他视为“兄弟”也算是手下留情。

爱默生的著述涉及面很广，这从目录中的篇名就看得出来。然而，他不管讨论什么话题，无不围绕“自助”和“超灵”。因此理解这两个概念是阅读爱默生的关键。

二

从文学角度说，爱默生最大的成就在于他的散文。他的散文作品，除了发表于1836年，被称作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开山之作的《论自然》外，绝大多数都是他在各种场所的演讲稿。这当中，最有影响的要数《美国学者》（1837）和《神学院演讲》（1838）。前者被称作美国的“思想独立宣言”。文章认为，美国学者应该破除清规戒律，通过研究自然和实际行动，尤其是通过个人的直觉去与上帝交流，即认识真理。历史上各种伟人的贡献、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当代人的才能必须集于一身，并用于追求真理，才能配得上“美国学者”这一称号。《神学院演讲》则是美国的“宗教独立宣言”，爱默生一再强调，人与自然具有精神上的统一，人不需要任何中介便可与神沟通。他说，牧师的职责在于把活生生的现实转化为真理，而不是搞形式主义，做僵化空洞的说教。

爱默生的散文与蒙田、培根散文一脉相承，名言警句层见迭出。如他在鼓吹个人主义时在不同的文章中写道：

“严格地讲，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文明史和自然史，艺术史和文学史，都必须从个人历史的角度来解释，否则就必然是空话。”

“每一个真正的人就是一个起因，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他需要无限的空间、人数和时间完成他的构想——而子孙后代就像一串随从，紧紧追随着他的脚步。”

他在宣扬自助时又说道：

“所以，谁要做人，绝不能做一个顺民。”

“坚持你自己，千万不要模仿。”

“旅游是傻瓜的天堂。”

他的超验主义原则则是：

“宇宙是活的。万物是有道德的。灵魂在我们身内，就是一种感情；在我们身外，就是一种规律。”

然而，爱默生的散文与培根的散文在其他方面却区别很大。培根的散文篇幅短小，内容精密，逻辑严谨，结构整饬；爱默生的散文则像密西西比河水滚滚而来，气势磅礴，却不拘小节。他曾说，“上帝说话的时候，他想传达的不是一件事情，而是所有的事情。”所以他的文章大有吐尽自己一切观点的架势，从而顾及不到段落的衔接过渡、层次的井然有序。爱默生的散文激情充沛，不像培根的散文客观冷静。因此，培根的散文，一篇就是一个单位，而爱默生的散文则是以句子为单位的。培根注重思想成果（thoughts），而爱默生强调思想行为（thinking），他无意于对事物的“熟虑”，而是“深思”。他在世时就有美国人提出他的文章逻辑不连贯，他回答说，“让连贯去见鬼吧！”他天马行空式的思想有时候的确给读者造成不小的麻烦，但也为阅读带来一种特殊的乐趣。

正如上文引用桑塔亚纳的话说，爱默生远非哲学家，他没有形成自己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但是，由于他博览贯通，熔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德国的康德哲学、法国的折中主义哲学、印度的神秘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孔孟哲学于一炉，因此他的思想风格和文章风格多样庞杂却独具一格。对于读者而言，自然是又艰深难解，又引人入胜。

目录

爱默生散文精选

总 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柳鸣九 / 001
选本序：曾被抛弃却依然永恒的精神领袖·····	脱剑鸣 / 006

一、演讲 蒲隆 / 译

美国学者·····	002
神学院演讲·····	020
自然的章法·····	036
新英格兰改革家·····	052

二、随笔 蒲隆 / 译

自 助·····	070
爱·····	095
友 谊·····	107
谨 慎·····	121
英雄主义·····	132
超 灵·····	144
圆·····	161
智 能·····	173
艺 术·····	185

诗 人	196
经 验	217
性 格	240
礼 貌	254
礼 物	273
政 治	278

三、论历史人物 蒲隆 / 译

诗人莎士比亚	292
阅世老手拿破仑	307
作家歌德	323

四、游记 蒲隆 / 译

赴英航行	338
安乐乡	343
悬石坛	348
结 果	358

附：爱默生年表	363
---------	-----

一、演讲

蒲隆/译



美国学者

(1837年8月31日在剑桥镇 $\phi \beta \kappa$ 联谊会^①上的演讲)

会长先生，诸位先生：

正值我们的学年再次开始之际，我向大家表示敬意。我们的周年纪念日是希望的周年纪念日，也许，还够不上是劳作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共聚一堂，并非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为了角力竞技，是为了演剧诵诗；不像吟游诗人那样，是为了会商爱情和诗艺；也不像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首都的我们的同时代人那样，是为了促进科学。迄今为止，我们的这个节日仅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标志，说明在一个终日忙碌、无暇顾及文学的民族里，还存在着文学爱好。它作为一种不可毁灭的本能的标志也是同样弥足珍贵的。也许这样的時候已经到了：我们的节日应当，而且必将另有用意；这个大陆的慵懒的智能将从它铁一般的眼皮下觑视，并给世界推迟了的期望填进某种比机械技巧的运用更胜一筹的东西。我们仰人鼻息的日子，我们师从别国、长期习艺的学徒期熬到头了。我们周围的百万民众正拥向生活，不能总靠外国收获的残汤剩饭糊口苟延。大事风起，壮举云涌，被讴歌受赞颂在所难免，自我歌颂也将成必然。谁能怀疑诗歌将会恢复生机，独领新

① Phi Beta Kappa 联谊会是美国大学优秀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成立于1776年。 $\phi \beta \kappa$ 这三个希腊字母（读音为 Phi Beta Kappa）是希腊格言“哲学——人生的指南”的原文字头缩写。